

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育）文字教材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ZHUANTI ZUOPIN DIANPING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作品点评

◎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程组 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China Central Radio & TV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作品点评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程组 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4-04933-2

I. ①中... II. 中国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作品点评

责任编辑：曹永明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程组 编

湖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01237159

60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总编室 010-68183334

电话：营销中心 010-28840300

网址：<http://www.cctvup.com.cn>

邮编：10003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2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朱永明

责任编辑：王倩雯

责任印制：高秋生

印数：0001-6000

印刷：北京博海印务有限公司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版

印张：15.2 字数：305千字

开本：85

书号：ISBN 978-7-304-04933-2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0元

72061
233

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作品点评 /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程组编.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0. 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ISBN 978 - 7 - 304 - 04922 - 5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中国 - 电视大学 - 教材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7757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作品点评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程组 编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 - 58840200

总编室 010 - 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来继文

版式设计: 袁 鹏

责任编辑: 王清珍

责任校对: 王 亚

责任印制: 赵联生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 0001~6000

版本: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B5

印张: 17.5 字数: 302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304 - 04922 - 5

定价: 24.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专题	(1)
赵树理《三里湾》(节选)	(1)
孙 犁《铁木前传》(节选)	(9)
周立波《山乡巨变》(节选)	(17)
二、革命叙事小说专题	(26)
王 蒙《杂色》(节选)	(26)
王 蒙《坚硬的稀粥》(节选)	(33)
古 华《芙蓉镇》(节选)	(43)
三、当代戏剧专题	(52)
老 舍《茶馆》(节选)	(52)
《红灯记》(节选)	(62)
高行健《车站》(节选)	(69)
赖声川《暗恋桃花源》(节选)	(77)
四、当代诗歌专题	(88)
蔡其矫《雾中汉水》	(88)
蔡其矫《祈求》	(90)
郭小川《望星空》(节选)	(93)
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	(98)
北 岛《回答》	(102)
北 岛《履历》	(106)
海 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09)
海 子《麦地》	(113)

五、新时期乡土小说专题	(119)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节选)	(119)
莫言《檀香刑》(节选)	(128)
贾平凹《浮躁》(节选)	(132)
张炜《古船》(节选)	(140)
六、女性文学专题	(147)
王安忆《小城之恋》(节选)	(147)
王安忆《长恨歌》(节选)	(154)
铁凝《玫瑰门》(节选)	(159)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节选)	(167)
陈染《私人生活》(节选)	(173)
七、先锋小说专题	(178)
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节选)	(178)
残雪《黄泥街》(节选)	(183)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存目)	(188)
余华《一九八六年》(存目)	(191)
八、新写实小说专题	(194)
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节选)	(194)
刘震云《塔铺》(节选)	(200)
九、当代散文专题	(208)
张中行《胡博士》(节选)	(208)
金克木《老来乐》	(212)
韩少功《感激》	(215)
余秋雨《风雨天一阁》(节选)	(219)
十、新派武侠小说专题	(228)
金庸《神雕侠侣》(存目)	(228)
古龙《浣花洗剑录》(存目)	(232)
梁羽生《龙虎斗京华》(存目)	(234)
十一、当代台湾小说专题	(237)
白先勇《游园惊梦》(节选)	(237)

张大春《饥饿》(节选)	(247)
十二、当代台湾诗歌专题	(255)
纪 弦《狼之独步》	(255)
余光中《白玉苦瓜》	(257)
余光中《火浴》	(261)
洛 夫《烟之外》	(265)
洛 夫《金龙禅寺》	(268)
后 记	(271)

一、“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专题

赵树理《三里湾》(节选)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6岁随祖父读《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过目不忘,被乡里称为“神童”。从小喜爱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上过私塾、县立高小和省立师范学校。曾三次入狱,并在狱中开始文学创作。1943年因发表《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而《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影响更大,1947年被树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边区文艺工作者的旗帜和榜样。1949年后的主要作品还有《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小说,以及评书、鼓词、剧本等。历任《说说唱唱》、《曲艺》主编、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1957年后回山西长期深入农村生活,“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

《三里湾》写于1953年冬至1955年初,最早连载于1955年1—4月号的《人民文学》,同年5月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初版,1958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再版。《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支书王金生、想发展资本主义的村长范登高和做发家美梦的中农马多寿这三家人为主线,表现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社会的生活面貌,后被改编成电影《花好月圆》和各种舞台剧。

全书共34章,这里节选的是第8章“治病竞赛”中的一段,描写了范灵芝和马有翼在范家商量如何为他们的父亲范登高和马多寿“治病”而展开的讨论。“治病”和“竞赛”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两个名词。

有翼和灵芝的闲谈已经有三年的历史了,不过还数这年秋天谈的时候多。从前两个人都在中学的时候,男女分班,平常也没有多少闲谈的机会,到了寒暑假回家来,碰头的机会就多一点。他们两个人谈话的地方,经常是在范登高家,因为马

这两个回乡青年都是三里湾的共青团员。
范登高:灵芝的父亲,是村

家院门户紧，又有个大黄狗，外人进去很不方便；又因为范登高老婆没有男孩子，爱让别家的男孩子到她家去玩，所以范家便成了这两个孩子假期闲谈的地方；范登高老婆自己也常好参加在里边，好像个主席——有时候孩子们谈得吵起来她管调解。这一年，有翼早被他爹把他从学校叫回来了，灵芝在暑假毕业以后也没有再到别处升学去，两个人都在村里当了扫盲教员，所以谈话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这一年，他们不止谈得多，而且谈话的心情也和以前有点不同，因为两个人都已经长成了大人，在婚姻问题上，彼此间都打着一点主意。这一点，范登高老婆也看出来了。范登高老婆背地问过灵芝，灵芝说她自己的主意还没有拿稳，因为她对有翼有点不满——嫌他太听糊涂涂的摆弄，不过又觉着他是个青年团员，将来可以进步，所以和他保持个“不即不离”的关系；可惜这几个月来看不出有翼有什么进步，所以有时候想起来也很苦恼。他们两个人都参加地里的劳动，并且都在互助组里，经常也谈些工作上、学习上的正经话，可是隔几天就好到范登高家里来扯一次没边没岸的谈话，或者再叫一个别的人来、再配上范登高老婆打个“百分”，和在学校的时候过礼拜日差不多。

这天晚上，当小俊进来送绒衣以前，他们三个人正比赛着念一个拗口令。这个拗口令里边有“一个喇嘛拿了根喇叭、一个哑巴抓了个蛤蟆……”几句话，范登高老婆念不来，正在那里“格巴、格巴”，小俊便进来了。小俊放下绒衣走了以后，大家谈起小俊的问题，再没有去管喇嘛和哑巴的事。后来由小俊问题扯到了外号问题，灵芝和有翼就互相揭发他们家里人的外号——两个人一齐开口，灵芝说“你爹叫糊涂涂，你娘叫常有理，你大哥叫……”有翼说“你爹叫翻得高，你娘叫——”说到这里，看了范登高老婆一眼，笑了，灵芝可是还一直说下去。范登高老婆说：“算了，算了！谁还不知道你们的爹妈都有个外号？”范登高老婆的外号并不难听，叫“冬夏常青”，因为她自生了灵芝以后再没有生过小孩，所以一年四季身上的衣服常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逗过了外号，灵芝问她妈妈说：“妈！有些外号我就不懂为

长、党员，同时也是一个私有制观念严重的人。

《三里湾》的故事就是从扫盲开始的。

糊涂涂：有翼的父亲马多寿。

恋爱常常带来苦恼。

小俊：袁天成和“能不够”的女儿，当时正与王玉生闹分家。离婚后与王满喜结婚。

给人物取外号，是赵树理小说的一大特点。

在当时的农村，妇女穿得整整齐齐、干

什么要那么叫。像老多寿伯伯，心眼儿那么多，为什么叫‘糊涂涂’呢？”范登高老婆说：“他这个外号起过两回；第一回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人给他起的。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地里做活，嘴里都好唱几句戏，他不会，后来不知道跟谁学了一句戏，隔一会唱一遍，这句戏是‘糊涂涂来在你家门’。”灵芝打断她的话说：“所以就叫成‘糊涂涂’了吧？”范登高老婆说：“不！还有！有一次，他在刀把上犁地，起先是犁一垅唱两遍；后来因为那块地北头窄南头宽，越犁越短，犁着犁着就只能唱一遍；最后地垅更短了，一遍唱不完就得吆喝牲口回头；只听见他唱‘糊涂涂——回来’，‘糊涂涂——回来’，从那时候起，就有人叫他‘糊涂涂’。”灵芝问：“这算一回。你不是说起过两回吗？”范登高老婆说：“这是第一回。这时候，这个外号虽说起下了，可是还没有多少人叫。第二回是在斗争刘老五那一年。”又面向着有翼说：“你们家里，自古就和刘家有点来往，后来刘老五当了汉奸，你爹怕连累了自己，就赶紧说进步话。那时候，上级才号召组织互助组，你爹就在动员大会上和干部说要参加。干部们问他要参加什么，他一时说不出‘互助组’这个名字来，说成了‘胡锄锄’；有人和他开玩笑说‘胡锄锄除不尽草’，他又改成‘胡做做’。”又面向着灵芝说：“你爹那时候是农会主席，见他说了两遍都说得很可笑，就跟他说：‘你还不如干脆唱你的‘糊涂涂’！’说得满场人都笑起来。从那时候起，连青年人们见了他也叫起糊涂涂来了。那时候你们都十来岁了，也该记得一点吧？”有翼说：“好像也听我爹自己说过，可是那时候没有弄清楚是什么意思。”灵芝说：“不过这一次不能算起，只能算是这个外号的巩固和发展。你爹的外号不简单，有形成阶段，还有巩固和发展阶段。”有翼说：“你爹的外号却很简单，就是因为翻身翻得太高了人家才叫他翻得高！”范登高老婆说：“其实也没有高了些什么，只是分的地有几亩好些的，人们就都瞎叫起来了。”有翼说：“就那就沾了光了嘛！”范登高老婆说：“也没有沾了多少光，看见有那么两个老骡子，那还是灵芝她爹后来置的！你记不得吗？那时候，咱们的互助组比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大，买了两个骡子有人使没人喂，后来大组分成小组的时候，往外推骡

干净净，常常会引起人们的非议。

在对话中通过回忆来讲述人物的过去和历史。

范登高以前是很进步的。

灵芝的语言，显现出她受过教育的特点。

范登高老婆说的话也有条有理，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农村妇女。

子,谁也不要,才折并给我们。”有翼说:“这我可记得:那时候不是没人要,是谁也找补不起价钱!登高叔为什么找补得起呢?还不是因为种了几年好地积下了底子吗?”

范登高老婆提起从前的互助组比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大,大家的话头又转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来。灵芝说:“那时候要是早想出办社的法子来,大组就可以不拆散!”范登高老婆说:“可不行!那时候人都才组织起来,什么制度也没有,人多了尽打哈哈耽误正事,哪能像如今人家社里那样,做起什么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有翼说:“婶婶!你既然也觉着人家的社办得好,那么你们家里今年秋后入社不?”他这一问,问得灵芝和她妈妈齐声答应,不过答应的话不一样——灵芝答应“一定入”,她妈答应“那要看你叔叔”。有翼说:“我看一定入不成!全家一共三口人,婶婶听的是叔叔的话,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叔叔不愿意入,自然就入不成了!”灵芝说:“你怎么知道我爹不愿意入?”有翼说:“他跟我爹说过!”“几时说的?”“割麦时候!”“怎么说来?”“我爹问他秋后入社不,他反问我爹说:‘你哩?’我爹说:‘我不!’他说:‘你不我也不!等你愿意了咱们一齐入!’”“照这话看来,我爹也不是不愿意入,他是想争取你家也入哩!”“可是又没有见他对我爹说过什么争取的话!”灵芝又想了一阵说:“就是有点不对头!怨不得党支部说他有资本主义思想哩!唉!咱们两个人怎么逢上了这么两个当爹的?”范登高老婆说:“那又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换一换!”灵芝说:“换是不能换,可是能争取他们进步!”又对着有翼把手举起来喊:“我们要向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范登高老婆说:“见了你爹管保你就不喊了!”灵芝说:“不喊了可不是就不斗争了!”有翼说:“哪里有这团员斗争党员的?”灵芝说:“党员要是有了不正确的地方,一般群众都可以说话,团员自然更应该说话了!”范登高老婆说:“你爹供你念书可供得上算——要不你还不会挑他的眼!”灵芝说:“妈!这不叫挑眼!这叫治病!我爹供得我会给他治病了,还不上算吗?”又向有翼说:“多寿伯伯也供你上了二年半中学,你也该给他治一治病!”有翼说:“唉!哪天不治?就是治不好!也不知道怨病

说明这里是老解放区,合作化是有基础的。范登高老婆不仅说话有条理,而且还很有政治头脑。

再有头脑的妇女,在当时也是没有地位的。

这段对话,个性鲜明,灵芝步步紧逼,有翼以退为进。

这种说法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十分普遍。

显示出灵芝的灵活与有翼的幼稚。

写范登高老婆的老练,特别是对灵芝的态度,既宽容又不苟同,十分

重,也不知道怨我这医生不行!”灵芝说:“不要说泄气话!咱们两个人订个公约,各人给各人的爹治病,得保证一定治好!”有翼说:“可以!咱们提出个竞赛条件!治好了以后怎么样?”说着向灵芝的脸上扫了一眼。灵芝说:“治好了就算治好了吧,还怎么样?难道还希望他再坏了?”有翼笑了笑说:“我指的不是这个!”灵芝很正经地说:“我早就知道你指的不是那个!一个团员争取自己家里人进步是自己的责任,难道还可以是有条件的吗?要提个竞赛条件也可以,那只能说‘咱看谁先治好’,不能说‘治好以后怎么样’!照你那个说法,好像是说:‘你要不怎么样,我就不给他治了。’这像话吗?”有翼见她这么一说,也觉着自己的话说得太光明,赶紧改口说:“我是跟你说着玩的!难道我真是没有条件就不作了吗?”灵芝说:“好!就算你是说着玩的!咱们现在讲正经的吧:我爹不是跟你爹说过他们两个人可以一齐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吗?咱们要让他们把假话变成真话——我负责动员我爹,你负责动员你爹,让他们在今年秋后都入社。”有翼说:“条件不一样:你爹是共产党员,党支部可以帮助他进步;我爹在村里什么团体也不参加,谁也管不着他的事,光凭我一个人怎么争取得了他?”灵芝说:“再加上你三嫂,你们一家就两个团员,难道不能起一点作用吗?”有翼说:“不行,不行!你还不知道我爹那人?我们两个年轻人要向他说这么大的事,他管保连理也不理,闭上他那眼睛说:‘去吧,去吧!干你们的活儿去!’”范登高老婆说:“这还估计得差不多!遇上他不高兴的时候,还许骂一顿‘小杂种’!”灵芝想了想又向有翼说:“事实也许会是这样,不过老是照着他的主意活下去,不是都要变成小‘糊涂涂’了吗?一家两个青年团员,就算起不了带头进步的作用,也不能让落后的拖着自己倒退!我给你们建个议:不论他理不理,你们长期和他说,或者能争取到叫他不得不理的地步;要是说到最后实在不能生效,为了不被他拖住自己,也只好和他分家!”范登高老婆说:“你这个建议要不把有翼他爹气死才怪哩!人家就是怕有翼的翅膀长硬了,才半路把他从学校叫回来。人家常说:‘四个孩子飞了一对了,再不能让这一个也飞了!’你如今建议要人

难得。“治病救人”是当时十分流行的政治术语。在那时,搞竞赛十分流行,恋人间也如此。写出了灵芝的觉悟与思想、机智与聪明,二人的高下已有结果,这就为最后灵芝放弃有翼而选择王玉生埋下了伏笔。

对农村封建式家长的地位有足够的认识。这正是灵芝最担心的。充分体现了灵芝柔中带刚的个性特点:既有理有节,又寸步不让。而“分家”,既是当时农村的一

家分家，不是又给人家弄飞了吗？”灵芝说：“飞了自然合算！要不早一点飞出来，再跟着他爬几年，就锻炼成个只会爬的了！”范登高老婆向灵芝说：“要是你爹不听你的话，你是不是也要飞了？”灵芝说：“我怎么能跟他比？不论我爹听不听我的话，我迟早还不是个飞？”说罢把脸合在她妈妈怀里哈哈地笑起来。有翼说：“咱们一齐飞好不好？”灵芝抬起头来说：“你这进步怎么老是有条件的？我要不飞你就爬着！是不是？”有翼说：“我没有那么说！我只是说……”灵芝说：“算了算了！这一下我才真正认识你了！你的进步只是表演给我看的！”有翼说：“你不能这样小看人！将来的事实会证明你是胡说！”灵芝说：“可是过去的事实一点也没有证明我是胡说！你回来半年多了，在你的家里起过点什么好作用？”“你回来也快三个月了，在你的家里起过些什么好作用？”“我起的作用都汇报过团支部！你呢？”有翼一时答不上来。范登高老婆说：“那么大两个人了，有时候跟两只小狗一样，一会儿玩得很好，一会儿就咬起来了！谈点别的笑话好不好？为什么只谋算着对付你们那两个好爹？”灵芝听她这么一说，忽然觉着不应该对着她泄露自己对付爹的意图，就赶紧掉转头说：“好！尊重妈妈的意见！”又向有翼说：“奇怪！为什么谈着闲话谈着闲话就扯到这上边来了？我们今天晚上本来是当礼拜日过的，还是谈些轻松的吧！”

有翼正被灵芝问得没话说，忽然见她释放了自己，才觉着大大松了一口气，接着三个人又和开头一样，天上地下乱扯起来，直扯到范登高老婆打了呵欠，才算结束了这个小小的漫谈会。

编选者推荐

从《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的创作视野就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农村，而且全都是经过革命洗礼并随着革命进程而不断变化中的山西老解放区的农村。然而，即使是在这样先进的农村中，仍然存在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仍然存在着好人和坏人（包括好干部和坏干部）。赵树理一生的创作，虽然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但他最用心和用情的人物，大致也就这么两类：第一类是从旧农村走过来的老一辈落后农民，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

个普遍现象，也是本作品描写的一个内容。

在激烈的交锋中仍不失娇嗔的女儿态。

灵芝的话总是那么一针见血。

家庭斗争，也是当时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要讲究策略。

这也许算是一次预演，要不是灵芝放弃，有翼一辈子也不会轻松。

《三里湾》中的糊涂涂、常有理等。他们大多懂得生活,懂得在任何困难的境遇中“讨生活”,最是富有生活的本领和智慧,既精明能干,又保守自私,但在作者的心目中,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的“坏”都是生活所迫,在生活有所改变后,他们也是可以有所改变的,因此,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也就讽刺多于批判。第二类是在新农村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农民,他们并不都是一样先进的,而是各有特点,如《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三里湾》中的范灵芝、马有翼等。他们大多热爱生活,热爱生养自己的本乡本土的生活,他们虽然有些天真,有些幼稚,但对生活的未来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明天充满希望,而在作者的心目中,他们的天真幼稚是值得欣赏的,他们的缺点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他们就是农村的未来和明天。因此,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爱惜多于指责。

范灵芝和马有翼虽然不是《三里湾》的主人公,也不是这部作品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但作品的构思和布局却透露了作者对他们的重视。整个故事是从这两位回乡知识青年在村里开办扫盲班开始的,到他们各自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而结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里湾》实际上就是一个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小二黑结婚》。作者最看重最关心的始终是年青人的婚姻,在他的眼里,年青人就是农村的未来。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他的最大愿望。在赵树理的脑子里,仍然还是《小二黑结婚》的思路。

在作品的第1章“放假”中,主要描写了村里的四个青年人:范灵芝、马有翼、王玉梅和王满喜。范灵芝和马有翼是扫盲班的老师,而王玉梅和王满喜则是班上的学生。故事刚开始时,当然不便说老师的好坏,但可以说说学生的优劣:王玉梅“是个模范青年团员,在扫盲学习中也是积极分子”。而王满喜虽然在别人连假也不请的情况下还是来请了个假,遭到了大家的围攻。不管是落后的老农民,还是先进的小字辈,在外人看来也许是同一类人,但在赵树理眼中,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到了第8章的时候,他就要大家进一步来了解这两个三里湾的文化人的区别了。在这个“小小的漫谈会”中,范灵芝和马有翼不但在讨论如何为自己的父亲“治病”,实际上也讨论了他们自己的终身大事。范灵芝对马有翼的失望,也正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以政治觉悟来考量结婚对象的一种表现。作品在最后一章(第34章)“国庆前夕”中,安排了范灵芝与王玉生、马有翼与王玉梅、王满喜与袁小俊三对新人的结合。范灵芝是三里湾的灵芝和凤凰,作者不肯让她委屈,为她专门安排了村里的小能人、小发明家王玉生。马有翼虽然配不上范灵芝,但也是可造之才;王玉梅是王玉生

和村支书王金生的妹妹，最后还是与马有翼成了一家人。袁小俊原来是王玉生的妻子，因为受她母亲“能不够”的挑唆，不安分，自找苦吃，但作者仍然觉得她还是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王满喜虽然不如马有翼有文化，却也是一个劳动好手。范灵芝和王玉生都是作者心中的人中凤凰，但作品没有二人谈恋爱的过程，总是一个遗憾。

所以，第8章“治病竞赛”虽然不是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却是最精彩也最有特点的部分。要在一个很短的篇幅中将范灵芝和马有翼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思想、觉悟和水平都讲清楚，确实不易，作者在这里，只是安排了一个“小小的漫谈会”，仅仅是通过对话来完成的。而通过人物对话来讲故事、写人物，正是赵树理小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作者处理人物语言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让人物始终说最富性格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语言性格化”。

作者自白

在办社工作中还有一种新生力量是青年学生。这些人，不一定生在贫农家庭，自己对农业生产也很生疏，然而他们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而没有一般农民传统的缺点。……为了表现这种新生力量，我所以才写了范灵芝这个人。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载《文艺报》，1955（19）

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又如写《三里湾》时，我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就写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里对资本主义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写的。有人说其中没有敌我矛盾是漏洞，我不同意。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载《火花》，1959（6）

经典评论

作者成功地创造了“糊涂涂”、“常有理”等几个老中农典型形象，同时描写了农民中的新人物。我们在《李有才板话》中见过的那些小字号的人物已经随着时代大大地成长了，他们已经成为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作近来出现了不少，《三里湾》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作者写青年男女的恋爱，夫妇的争执，婆媳妯娌之间的口角，顽固人物的可笑，积极分子的可爱，没有一个细节不是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运用侧笔的例子触目皆是：糊涂涂外号的来历，我们是从范登高老婆那里听到的；范登高之所以称为翻得高，是马有翼说明的。侧面描写是一种比较轻灵的笔触，含蓄多，偏重于暗示，特别宜于写恋爱场面。灵芝与有翼的“治病竞赛”……都是用侧笔极成功的例子。

傅雷：《评〈三里湾〉》，载《文艺月报》，1956（7）

参考文献

- [1] 俞林. 评《三里湾》的人物形象处理 [J]. 人民文学, 1955 (7).
- [2] 映白. 试论《三里湾》的语言艺术特点 [J]. 前哨, 1957 (3-4).
- [3] 孙犁. 谈赵树理 [N]. 天津日报, 1979-01-04.
- [4] 董大中. 你不知道的赵树理 [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李 平)

孙犁《铁木前传》(节选)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在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后，因无力升学而到北京流浪，是从《大公报》上发表作品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其创作可以看出京派文学田园牧歌风格的影响。跟沈从文相似，曾在太

学里旁听，是老一辈的“北漂”。

1936年，他曾在河北白洋淀的小学教书，对这一带的生活和环境有所了解。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在这前后，陆续创作了《芦花荡》、《荷花淀》、《吴召儿》、《嘱咐》等优秀小说，以描绘冀中农民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美的极致”和白洋淀青年妇女形象而著称，后作品结集为《白洋淀纪事》，是他本人及“荷花淀派”的代表性作品。1949年后到《天津日报》社工作，创作有短篇小说《山地回忆》、中篇小说《村歌》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等名篇，1977年后写有大量散文随笔。

《铁木前传》写于1956年初夏，作品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时代背景，以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两个老人在土改前后的关系变化为线索，描写了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人的精神和思想的变化。小说文笔明丽流畅，特别是小满儿的形象，丰厚饱满，鲜明生动，流露出作家对农村青年女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向往和赞美，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学作品中最具艺术风采的一部。

全书共20章，这里节选的是第6章中的一段和第15章，描写了小满儿妖烧和纯真两种品格，以及作者对小满儿态度的变化。

六

今年和六儿卖包子，就是和面擀皮这些极为轻微的工作，黎大傻的老婆也是不愿意担负的。她不久就从娘家接了一个妹妹来，名义上帮忙做活，她的实际目的在哪里，谁也猜得着。

这位妹妹，外表和姐姐长得非常不同，人们传说，这孩子原是那些年，从别人家领来的，和她的姐姐，并非一母所生。

她今年十九岁了，小名叫满儿。已经结了婚，丈夫长年在外面。小满儿一年比一年出脱得好看，走动起来，真像招展的花枝，满城关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她，大家公认她是这一带地方的人尖儿。

刚到姐姐家来，小满儿表现得很安静。她不常出门儿，每天，姐姐出去串门儿，她就盘腿卧脚地坐在炕上剁馅儿，包包子，连头也不轻易抬起。黎大傻在地下来往，装着笼屉，兼在灶上烧火。六儿没事做，就放一板凳在炕沿儿下面，呆呆地望

黎大傻老婆原是县城东关一户包娼窝赌不务正业的人家的长女。

这样的女子，在任何农村都不会被看成好人。作者这时的看法是很冷静客观的。

这就是黎大傻老婆请她妹妹来的目的。

着她抽烟。等到天黑,姐姐回来,小满儿问做什么吃,姐姐照例是说得很干脆的:“还做什么吃?熬点米汤儿,就包子吃!”

“六儿不用回家,就在一块儿吃吧?”小满儿问。

“那还用你说吗?”姐姐笑着,“人家是咱们的大东家哩,要好好照应!”

现在,六儿就黑夜白日地在这一家鬼混。

渐渐,小满儿就不能安静地坐在炕上了。她每天要抽空儿到门口儿站一站。自从她搬到姐姐家,不知道是谁传播的消息,那些卖胭脂粉儿香胰子的小贩,也跟踪到这村里来了。他们像上市一样,常常把三副几副的担子放在她姐姐家的门口,如果小满儿还没有出来,他们就用力摇那小货郎鼓儿,用繁乱的、挑逗的节奏把她引出来。

小满儿的魅力一。

以后,小满儿又借口占碾子借磨,到大街上去。

每逢小满儿到街上来推碾,就会在这小小的村庄里引起一场动乱。当她还没有得到推碾的机会,只是放下一把笤帚在碾子旁边占着,自己一径回家去了,就有一些青年人赶到碾子附近来了。青年人越聚越多,常常使得那正在推碾的人家,感到非常的奇怪。

小满儿的魅力二。

后来,碾子空下了,就有青年自动去给她报信。过了一会儿,小满儿从姐姐家的胡同里转出来,青年们的眼睛就一齐转向她那里。青年们的眼神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勇迈些,有的怯弱些,然而都被内心的热情和狂想激动着,就像接连爆发的一片火焰。

小满儿的魅力三。

小满儿头上顶着一个大筐箩,一只手伸上去扶住边缘,旁若无人地向这里走来。她的新做的时兴的花袄,被风吹折起前襟,露出鲜红的里儿;她的肥大的像两口大钟似的棉裤脚,有节奏地相互磨擦着。她的绣花鞋,平整地在地下迈动,像留不下脚印似的那样轻松。

不动声色,却风情万种,魅力四射。

专写肥大的裤脚,绝!

她那空着的一只手,扮演舞蹈似的前后摆动着,柔嫩得像粉面儿捏成。她的脸微微红涨,为了不显出气喘,她把两片红润的嘴唇紧闭着,把脖子上的纽扣儿也预先解开了。

从手到脸,再到嘴唇,无一不撩人。

她通过这条长长的大街,就像一个凯旋的将军,正在通过需要他检阅的部队。青年们,有的后退了几步,有的上到墙根高坡上,去瞻仰她的丰姿。

这让人不由想起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马莲娜。